

散落徐州的
民间艺术

喷 呐

喷呐是中国传统双簧木管乐器，是世界双簧管乐器家族中的一员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，使喷呐拥有其独特的气质与音色，已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管乐器。

铜山喷呐
一曲乡音奏出人间百味

本报记者 吴一凡



制作哨片。

●受访者

尹建成，1980年出生，从小就对喷呐有着浓厚的兴趣，1997年拜王支元为师学艺，2010年之后曾多次参加市、区级喷呐大赛，并获奖。2015年开设了“徐州市神韵喷呐艺校”。2024年入选第六批徐州市铜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“铜山喷呐”代表性传承人。

“百般乐器，喷呐为王”。一杆喷呐，八个孔，却能奏出人生百味。在徐州铜山的乡间，这声响扎下了根，一响就是几百年。

它不挑场合——红事的热闹，白事的哀思，都少不了它。声音一起，高亢时能震落屋檐的尘土，低沉时如老人在深夜叹息。这就是喷呐，最接地气的乐器，最懂百姓心声的乡音。

而今，在茅村的田埂上、院落里，这门老手艺遇到了新的传承人。尹建成，一个普通的农村汉子，用半辈子的时光，让这门古老的技艺继续在烟火人间生生不息地回响……

指尖上的千年回响

公元3世纪，喷呐由东欧、西亚一带传入中国。明代武将戚继光曾把喷呐用于军中，《纪效新书》中就留下“凡掌号笛，即是吹喷呐”的记载；明万历年间，散曲家王磐在《朝天子·咏喇叭》中更是以“喇叭，喇叭，曲儿小，腔儿大”的传神之笔，既道出了这件乐器的音响特质，也记录了它在官场仪仗中的使用场景。

至清代，文人李斗在《扬州画舫录》中详细记载了喷呐在民间戏曲伴奏中的运用，表明它已融入国人的音乐生活。

如今，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，喷呐成为生命礼仪中不可或缺的声响——新生的喜悦要有它欢快的旋律，逝去的哀思要有它深沉的倾诉。

在徐州这片南北交融的土地上，喷呐遇见了最懂得它的知音——这里的人民，既有北方平原的豪迈，又有水乡泽国的柔情。于是，《柳金子》的欢腾、《凡字调》的苍凉、《十样景》的绚烂，一曲曲带着地域指纹的民间曲子，在苏皖鲁豫的交界处生生不息。

跨越时空的传承

清晨的茅村镇麦田间，一阵嘹亮的喷呐声破空而出。45岁的尹建成正在指导学生练习《百鸟朝凤》，只见他脸颊微红，额角沁汗，十指在喷呐音孔间灵活起落。

“循环换气要练到不着痕迹，舌尖的动作要像鸟儿振翅一样自然。”练习间隙，尹建成对围坐的学生们说道。

回忆起二十多年前的学艺经历，尹建成记忆犹新。“那是1997年，我17岁。”坐在稻田边的长凳上，他向记者娓娓道来，“家里条件困难，父亲身体不好，我不得不辍学。爷爷说，既然喜欢音乐，不如正经学门手艺。”

在爷爷引荐下，他拜当地著名喷呐艺人王支元为师。“拜师仪式很隆重，有引荐师、保证师，还有好几位老艺人见证。”尹建成说，“那时我就明白，接过的不仅是一杆喷呐，更是一份责任。”

严冬的练功经历让他至今难忘。“师傅要求‘冬练三九’，说是要练出喷呐的‘骨气’。”他伸出布满老茧的双手，“数九寒天，喷呐管口结冰是常事。手冻僵了，就揣怀里暖一暖再练。一场练习下来，浑身冒热气，喷呐管里却能倒出冰水。”

为练就标准的吹奏姿势，师傅想出了特殊方法。“两臂下插竹竿，还放着针，臂上压青砖。”尹建成比划着，“一开始只能坚持5分钟，后来能练上一个小时。大冬天里，汗水都能湿透棉袄。”

“夏天同样难熬。”尹建成望着远处金黄的稻田说，“三伏天里热得像个蒸笼，知了叫得人心发慌，可师傅偏要我们在日头最毒的时候练功。一天下来，嘴唇经常磨出血泡，连吃饭都疼。”

但要说最难学的还是循环换气。“为了掌握《百鸟朝凤》里的技巧，我常常一个人对着田野练到日落。”他双手虚握，做出吹奏的姿势，“有时候练得太投入，一口气没接上，眼前都发黑。但师傅说过，喷呐的气韵就像波浪，一波接一波，永不断绝。”

说着，他拿起身边的喷呐，即兴吹奏了一段。音符在稻田上空回荡，惊起几只飞鸟。“你看，现在我能让气息在鼻腔和胸腔之间自如流转，可这身本事，是用整整三年的汗水换来的。”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骄傲，“那时候，村里人都说我傻，放着轻松的活计不干，非要学这‘受苦的玩意儿’。”

然而，正是这份“傻劲”，让他选择了坚守。他轻轻抚摸着喷呐上的刻痕，那是岁月留下的印记，“这不仅仅是一门手艺，更是咱们这方水土的乡音，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。”

在传承中守护薪火

当这根承载着数百年音乐记忆的接力棒传到尹建成手中时，他深知自己肩负的不仅是一门技艺，更是一段活的音乐史。

在他的喷呐声里，能听见丝绸之路上悠远的驼铃，能感受到古战场上激越的号角，更能体会到这片土地上百姓最质朴的情感表达。

就在尹建成技艺日渐精进之时，新的娱乐方式如潮水般涌来，喷呐艺人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。“十年前，一场演出才几十块钱，连养家糊口都难。”尹建成回忆道。

昔日的师兄弟纷纷转行，村里的喷呐声一天天稀少。“当时不是没动摇过。”他望着手中的喷呐，“可一想到师傅的嘱托，想到这些古老的曲牌，就舍不得。”

转机出现在2015年。在当地文化和旅游部门支持下，尹建成开设了喷呐培训班。“第一期只有7个学生，都是附近村子的孩子。现在不同了，学生遍布全国各地，最远的从新疆慕名而来。”

在教学过程中，尹建成不断创新。2017年，他开创“喷呐卡戏”教学，让喷呐能够模仿豫剧唱腔。

“传统不能丢，但也要与时俱进。”他拿出一个特制的哨片，“这是改良过的哨片，吹奏时能更好地控制音色。”

如今，尹建成已培养学生超1200人。“最小的5岁半，最大的62岁。”他翻着厚厚的教学记录本，“95%以上的学生都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。”

夕阳的余晖洒在稻田上，尹建成站起身，“走吧，该回去给晚上的培训班上课了。”他说，“只要还有人愿意学，我就会一直教下去。让喷呐声在这片土地上永远回荡，这就是我的使命。”

喷呐配件。

各种喷呐。

尹建成在练习喷呐吹奏，至今已坚持了28年。

本报记者 何昌键 摄